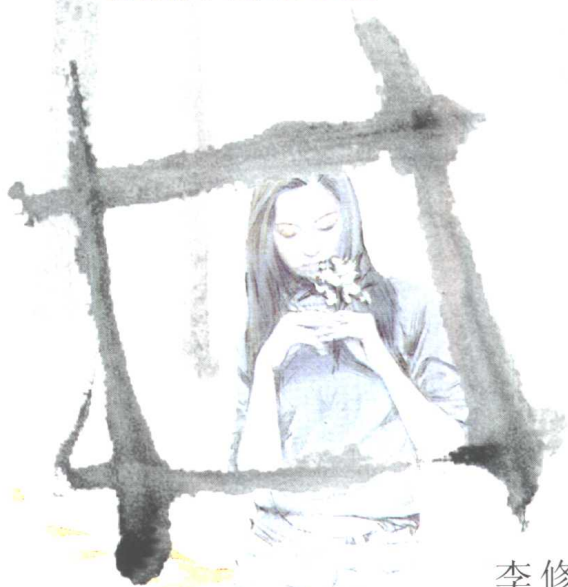


生命的痛楚，
刻骨的情欲，
前世偕报的眼泪，
共同组成爱情所能达到的强烈程度——
抽出刀可以向自己开刀，
拔出枪可以向你开枪！



李修文 著

滴泪痣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修文著

滴泪痣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泪痣/李修文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ISBN 7-5006-4729-8

I. 滴…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786 号

作 者 李修文

总体策划 黄宾堂

责任编辑 金小凤

装帧设计 许 欣

印刷监制 崔凤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E-mail: cyph@eastnet.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60 千字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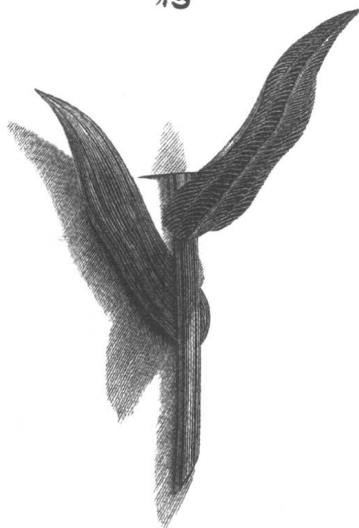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滴

泪

痣



李修文，1975年8月生，湖北人，大学毕业后曾从事多种职业，有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和德文。著有小说集《心都碎了》等数十万字。2001年起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总体策划：黄宾堂
 龙 冬
责任编辑：金小凤
装帧设计：邢晨声
 晓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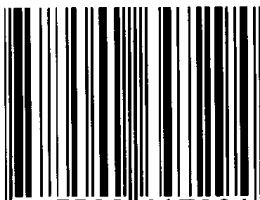


八点半
长篇小说丛书

《滴泪痣》里边既有爱的刻骨铭心，又有爱的无可救药；既可称为爱的极致，又不妨说是爱的扭曲。不管怎么说，这种极端在中国小说中大约是不易觅得的。惟其不易觅得，也就格外值得一读。

——林少华（著名翻译家、《挪威的森林》译者）

ISBN 7-5006-4729-8



9 787500 647294 >

ISBN 7-5006-4729-8/I · 971

定价：20.00元

目 录



1	序 言	注定滴泪的爱(林少华)
1	第一章	花 火
12	第二章	起 初
35	第三章	心 乱
60	第四章	迷 离
85	第五章	卧 雪
106	第六章	水 妖
127	第七章	短 信
148	第八章	樱 时
174	第九章	空 无
198	第十章	刹 那
220	第十一章	惊 鸟
244	第十二章	莫 愁
266	第十三章	首 都
288	第十四章	上 坟
311	第十五章	渔 樵
333	第十六章	再 见

第一章

花火



一只画眉，一丛石竹，一朵烟花，它们，都是有来生的吗？短暂光阴如白驹过隙，今天晚上，我又来到了这里，走了远路，坐了汽车，又换了通宵火车，终于来到了这里，被烟火照亮得如同白昼的新宿御苑。在我耳边，有烟花升上夜空后清脆的爆炸声，有孩子兴奋的跺脚声，还有癫狂的醉鬼将啤酒罐踢上半空的声音，但是，扣子，蓝扣子，没有了你的声音，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我是摸黑进来的，进来之后，也不想和众人挤在一起凑热闹，就想找个幽僻的地方坐下来，抽支烟，喝完手里的啤酒，再和我抱在怀里的你随意谈着些什么，可是，御苑里的人太多了，不久前又下过雨，草地上太潮湿，我怕你着凉，正在茫然四顾之际，看见了一棵低矮但堪称粗大的樱树，计上心来，便干脆抱着你爬了上去，坐下来，继而躺下去——即便此时也没忘记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扣子，如果你还活着，一定又会厉声呵斥我是恶霸地主转世了吧？

可惜你已经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你已经死了，化为一堆粉末，装进一个方形盒子，被我抱在怀里了。

躺在冠盖如云的树丛里，喝下一口啤酒，我就难免猜想起你会怎样训斥我，想着想着就不敢再往下想。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会顺手抓过可以抓到的任何东西朝我砸过来：“不要问我，我是聋子，是哑巴，什么也不知道！”即便在时至今日此刻，一想起这句话，我也竟至于手足冰凉，迷离之中，心里一紧，险些从树冠里栽倒在草地上。

我也有些醉了。我已经喝了七罐冰冻啤酒，手里还拿着第八罐。冰凉的风从东京歌剧城、都厅大楼和高岛屋时代广场这些摩天大楼之间的空隙里吹拂过来，穿过御苑上空的烟花，穿过此起彼伏的兴奋的尖叫声，降临在我拿着冰冻啤酒的右手上，使凉意更加刺骨，我也惟有竖起衣领而已。

可是，扣子，我还是想问，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呢？我明明记得自己是要去秋叶原，而不是这里，实在想不通，我的脚怎么会把我带到这里来。上午九点，在新宿警视厅，我从一个年轻警察手里接过了装着你的那个方形盒子，抱着，我便上了山手线电车，满东京乱转，什么也不想，只看着车窗外的东京发呆，终了，临近十二点，我又在新宿站南口下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闭着眼睛往前走，全然不怕满街疾驶的汽车。那一刻之间，我真正是对世间万物都不管不顾了。扣子，我不敢睁眼睛，原因你自然知道：我闭目走过之地，即是你灰飞烟灭之处。

我的手里还一直攥着一张落款为新宿警视厅的信纸，都已经快揉烂了：

本年度八月二日，新宿车站南口发生车祸，一不明身份女子

当场死亡。遗物为一只亚麻布背包，包中计有手持电话一只、现金三百五十元、卫生棉一袋。因该女子手持电话中储存有阁下电话号码，特致函阁下核实该名女子身份，热忱期待阁下回音。

后来，在从新宿开往成田机场的机场班车停靠站台附近。我感到自己有些累了，便背靠大街上的栅栏席地坐下。对面是一堵墙壁，在我和墙壁之间不断有人来来往往，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感觉出来来来往往的人经过时在打量我。是啊，他们定然奇怪眼前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为什么会手捧着一只骨灰盒。但是我都不管了，扣子，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此刻我竟想大睡一觉——不如此，就有一股看不见的魔力逼迫我回头，好好去看一看你灰飞烟灭的地方，那地方离我不过两百米而已。可是，我根本就不敢看！

我只能故伎重演，就像过去我无数次对付过你的那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脑子里却在神游八极：从莫高窟岩画到亚马逊热带丛林里的猩猩，从太平洋上的一只白色轮船到遥远的白垩纪山冈上的一只恐龙蛋，再从水彩画般的普罗旺斯小镇到银河系里孤独巡游着的大小星球。每每这样，尽管你说的话也会飘进我的耳朵，但我只需稍加留心，就不会让脑子里的所想被你的话带走。

当然了，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秘密可以瞒得过你。

如此一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竟真的抱着你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莫不是我睡着的时候你托了我的梦——你从那个最阴冷最孤单的地方偷空跑出来，来到新宿车站的南口，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上：“还是到御苑里去看看吧。”于是我就来了。是这样吗，扣子？

回答我吧，扣子。既然敢斗胆相问，我就不怕你的惩罚，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尽管抓住你可以随手抓住的所有东西朝我砸过来，我全然不在乎，反正我已经醉了。

是啊，我醉了，而你也已经死了。

有梦不觉夜长，躺在树冠里的我没有梦，但是也没觉得夜就多么短。扣子，我抱着你，懒洋洋地打量着漫天的花火，懒洋洋地打量着那些被漫天花火照亮的脸，渐渐地，突然发现花火会已经行将结束了，意犹未尽的人们正在陆续退场，漫天的花火也在不被我注意的时候由繁华转为了寂寥。那么，我又该去往何处呢？

——自然是继续在东京城里游荡下去，一直到给你找到下葬的地方为止。

也只有到了此刻，我才在朦胧中意识到今天似乎是一个节日，对了，假如我没猜错，今天应该是日本人的“月见节”，大致和我们的中秋节差不多。总之是别人的节日。在茫茫东京，世间万物大概都是属于别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惟有我们的身体。

不要训斥我，我的这个说法一点错都没有：无论你怎么糟蹋自己的身体，它也属于我。我无法不想起我们初来新宿御苑，曾经在这里捡了一个摆地摊的人遗落的手铐。并不是一般的手铐，而是摆在情趣用品店里那种专供闺房之用的情趣手铐，裹着一圈皮毛。那天还下着大雪，你倒是什么也不管，被我的三言两语惹恼之后，干脆就用那只手铐将我铐在了樱树林边的长条椅上，铐了我一个下午。

在表参道的婚纱店里，一天晚上，这只手铐再次派上过用场。此前几天，也是在新宿，在那家名叫“松花江上”的歌厅里，你刚刚用刀子刺伤了一个人的脸。尽管隐约知道刺伤这个人的脸会让我们接受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将不快和

隐忧全都抛掷在脑后。摆完地摊，回到我们的寄身之地婚纱店，我们做爱了。

屋外刮着风，雨点也轻敲在屋顶上。在地铺上，在被子里，你的舌头就像一条小蛇般和我的舌头绞缠在一起。我无法再压抑住，侧过身去，怕压着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就蜷在一边，将头埋进你的双乳之间，去亲你的乳头，去闻你乳沟里的体香，不觉中，我的手已从你的小腹处向下游移了过去，越过湿润的毛丛，停下来。你一阵哆嗦，失声呻吟着紧紧夹住了我的手；突然，你“啊”了一声猛然坐起来，将我推翻，也去亲我的耳朵、眼睛和那颗滴泪痣。我看着你，急促地喘息，你也看着我，喘息声比我更重。

还是在突然之间，你从地铺上站起身来，赤裸着身体跑到样品室里去。我只能听见你在翻箱倒柜，就闭上眼睛等着。一小会之后，你拿着一个手铐跑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铐在旁边的博古架上，之后，你坐到我身上，我们开始做爱，我使出全身力气配合你，你也同样，嘴巴里一直在喊着什么，我听不清楚，我们流出的汗很快就打湿了已经变得皱巴巴了的床单。后来，每次起落之间，你问我：“爱我？”

“是的。”

“再说一次。”

“是的，我爱你。我爱蓝扣子。”

“是我一个人的？”

“是的，我是蓝扣子一个人的。”

高潮来的时候，你再也支持不住，颓然朝我的胸口上倒下，身体在激烈地颤栗，双乳也在我的胸口上跳动。我知道，那其实是你的心在跳。

你不抬头，头发垂在我脸上：“我这一辈子，除非你每天和我

睡在一起，否则我每天都不会放过你。”

可是，也有过这样的時候：在秋叶原的那间公寓里，我们做爱的时候，你将那只手铐递给我，命令我把你铐在床头上，我依言而行，之后，你一边使出全身力气来配合我，一边却再次对我施号发令：“快，用巴掌抽我！”

“……”一时之间，我不知所措了，停下来看着你。

“快抽啊！对一个婊子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顿时瘫软下来。侧过身去，在你身边躺下，点上一支七星烟，尽管身体里就像有一股滔天巨浪在翻涌不止，但是终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赤身裸体地和你并排躺在一起，疯狂地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发呆。良久之后，悲从中来，赤身裸体地起床，在黑暗中掀开窗帘，看着窗外的满城灯火，每逢此时，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如此致命之感：我越把你搂得紧，就会感到你离我越远。

必须承认，我无时不在希望有一个人来帮帮我，挡住你的去路，果有此人，他就是我的万岁万岁万万岁。

扣子，已经是后半夜了，新宿御苑总有关门的时候，我也已经从御苑里的樱树树冠里下来，出了门，走在此前从未踏足过的一条小巷子里了。

下起了雨，我倒是仍然走得不紧不慢。我希望一出这条巷子就能给你找到一个下葬的地方，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要紧，扣子，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你也有的时间，再也不用工作，再也不用害怕追捕你的那些人了，你大可以心安理得。那么，我们就一路走一路聊着吧，累了就找地方坐下来歇一歇。对了，你要是不想听我说了，就干脆闭上眼睛睡觉，怎么样？

不过，暂时我还不想歇一歇，也不想让你睡觉，我还想和你

说说画眉，对，你没听错，是画眉。

现在我的眼前就有一只画眉。一只使我竟至于全身颤栗的画眉。

无论何时，我相信自己都不会忘记记忆里的一只画眉——

那大概是在我们搬去秋叶原之后不久，一天晚上，扣子郁郁寡欢，我就逼着她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原本是想一起看场恐怖片，但是从秋叶原一直跑到新宿，也没有电影院放恐怖片。好歹发现东京歌剧城对面的一家华人开的电影院里正在放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倒也将就，便径直进去了。一进去才发现，里面的人竟然为数不少，大概也是如我和扣子一般的中国人，笑声此起彼伏。扣子也哈哈大笑，但是，她总是在别人都不笑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惟一合上别人拍子的笑声发生在这一时刻——屏幕上的唐伯虎被关进柴禾房之后，秋香偷偷前去探望，就像今天的记者采访般问唐伯虎：“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你是否经常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一言既出，我自然忍俊不禁，扣子也大笑着一声声地说着“靠”，一声声地说着，“真是I服了You！”

就在我笑着看她的时候，她却收住笑转而问我：“这位客官，喜欢上一个婊子，你是否会经常感到很大的压力？”

一下子，即便眼前并没有镜子，我也可以感觉出我脸上的笑意全都凝结住了。但是扣子却没有，她继续在哈哈大笑，笑得眼眶里流出了眼泪。我没有丝毫怪罪她，而是发疯般紧紧攥住了她的手，随即，将她搂进自己的怀里。

即便将她搂进怀里好一阵子之后，我仍然能感觉出她的身体在轻轻但却是激烈地颤抖。

从电影院里出来，天上下起了小雨，因为小，竟至于若有若无。反正也不想回秋叶原，就在新宿地界信步闲逛着，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两罐啤酒，各自一罐。行至东京都厅大楼前的树荫

里，我正灌下一口啤酒后懒洋洋地打量着这座形似教堂般的摩天高楼，“哎呀——”身边的扣子叫了起来。

“怎么？”我心里一惊，赶紧掉转身来看她。

也就是在此时，我见到了永存于记忆中的那只画眉，它就蜷缩在扣子的肩膀上。似乎是从一棵桦树上飞来的。可是，实在奇怪，可供它停靠的地方那么多，它怎么就单单飞到扣子的肩膀上来呢？我暗自诧异着。扣子倒是立刻把它捧在了手里，对我兴奋地叫喊起来：“你快看呀，你快看呀！”

她终于真正地高兴起来了。

捧在手里之后，她的惊奇和激动都难以自禁，眼神里满是孩子般好奇的光，像是捧着什么奇珍异宝般东看看西看看，也不管我了，兀自说：“真是邪了门儿了。”

“真是邪了门儿了。”京片子，她的话里流露出了标准的北京口音。我非常喜欢听她这句话：“真是——邪了——门儿了。”我心里一动，想伸出手去摸摸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染得黄黄的，在微光的衬照下，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夏天原野上的麦穗。

想起来，这都好像是昨天的事。

这么长时间以来，当我偶尔想起这个下着小雨的晚上，就一定会先想起那只画眉，继而便是扣子黄黄的头发。我还记得，似乎在我们捧着画眉要去坐电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的远处，从犬牙交错的摩天高楼之间升起了几朵烟花，兀自上升，兀自绽放，又兀自熄灭，似乎根本就没把小雨放在心上，也仿佛这短暂的过程就是它们的命运。

今天，此刻，我又见到了一只画眉，它就站在我身边的一座自动售货机的顶端，蜷缩着，似乎是受了伤，再也飞不起来了。扣子，假如你在天有灵，能否告诉我，这一只是否就是永存于我记忆中的那一只？

你总归是不说话了。

呵呵，扣子是个哑巴，扣子是个哑巴。

在秋叶原的那间公寓里，你曾经逼着我用油漆写满了整整一面墙——“蓝扣子是个哑巴”。

那也是一只受伤的画眉。事实上，那天晚上，扣子捧着那只画眉刚刚往前走了几步，我们就一起发现它的左腿上正在淌着血，“呀！”扣子叫了一声，又对我说，“走，赶快去给它买药！”于是，我们一起急步朝前走。但是穿过了好几条街道之后，并没有找到一家药店。夜已经很深了，接连穿过几条巷子，路上都没有什么了，在不夜城的东京，这倒是很少见的东西。“难道今天又是一个什么节日？”想起刚才天空里的几朵烟花，我便在心里嘀咕了起来。没办法，日本就是这么奇怪的国家，奇怪之一，就是名目繁多的节日堪称亚洲之最。没有办法之后，我们只好坐 JR 电车回秋叶原。所谓 JR 电车，全称是 Japan Rail，亦即日本国立铁路公司。我们住的那条巷子口上是有几家药店的，此时应该还没关门。在电车上，扣子的脸紧紧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玻璃外面一闪而过的霓虹、玻璃上的水珠，还有扣子的脸，使我眼前一阵迷离，也许这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吧。扣子在想什么呢，一句话也不说，倒是她手里的画眉，好像终于缓过劲来了，有了几分力气，便想跳出扣子的手掌心。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它挣了几下，就不挣了，安静了。

“喂。”她叫了我一声。

“怎么？”

“凑近点。”

我便朝她凑过去，近得不能再近了，她才一只手捧着画眉，一只手凑到我脸上，用一根手指定在我眼睛下面的那颗痣上，其实，这颗淡淡的痣不是很注意根本就无法清晰地辨认出来，她的

脸上也同样有这样一颗。

“我看过卦书了。”她说，“长我们这种痣的人，卦书上说得好干脆。”

“怎么说的呢？”我的脑子里不再有不相干的画面了。

“只有十四个字。”她抬起头，喝完最后一口啤酒，告诉我，“一生流水，半世飘蓬，所谓孤星入命。”

停了停，她又补充了一句：“这是卦书上的原话，我一个字都没记错。卦书是我下午去吉祥寺那边找工作的时候在一个中文书报摊上看见的，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那个书报摊离井之头公园的大门不远，台湾人开的。”

其实，一直到此刻为止，我才知道她一整天的郁郁寡欢所为何事，也只叹息着伸手去摸了摸她的头发。

从秋叶原车站出来，穿过站口花坛里的一丛石竹，扣子突然停下了，眼睛直盯盯地看着那丛石竹，突然问了我一句话。

我大概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句话了。

“画眉，这些石竹，还有刚才那些烟花，都是有前世的吗？”停了停，她接着说，“要是真有个前世的话，我倒想看看自己上辈子到底犯了什么罪，这辈子才会混得这么惨，呵。”我也想问问你，扣子。我从来没忘记你问我的这句话。我没有回答你，也回答不出来。倒是今天晚上，我想问问你，我的问题有关我们的来生，只是你也同样不可能回答我了，你已经死了，而且，直到现在，你仍然死无葬身之地。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巷子口的药店里买来创可贴给画眉贴上之后，你摊开手掌，将它放走了。但是我们还不想回去，就站在过街天桥上发呆，突然，你把我往天桥下推了一把，我一惊，接连往后退了几步，你就咯咯咯地笑着对我说：“开个玩笑而已，怎么样，还是怕死吧。别怕死啊，放心，你死了我会找块好地方